

游 踪

探访孔雀渡

□ 杨训波

孔雀渡曾是黑惠江上的一个古渡口。10多年前,为了移民搬迁工作,我和两位同事曾到那个地方采访。时间是2009年4月28日下午,我们抵达的第一站是羊街大瓦房。那次采访,我记下了孔雀渡这个美丽的名字。

羊街大瓦房坐落在巍山、凤庆、南涧三县的交界处,这是一块较为平坦的所在,黑惠江在面前缓缓流过。同行的当地人给我们介绍说,这条江又叫漾江,是从漾濞县流出,途经巍山县后,从这里往下汇入澜沧江的。他介绍说,这个地方先前并无人居住,后来才有人移居在此,他们开荒置地,辟出许多农田。人多了,便有人开店做起了生意,逐渐形成一个集市,因属牛属羊日赶集,便取名为“羊街”。这是一个狭长的街道,有小吃店,有修理铺,也有百货店。

站在黑惠江边抬头望去,两边是高山,一座名叫“跃进桥”的吊桥连通着两岸。当时,小湾水电站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,预计10月第一台机组

投产发电,沿库区1240米水线以下的村庄都必须进行移民安置。据说,小湾水电站建成后,此处的水位即将上升,水域也将变宽,这个曾经的古渡口也将迎来新变化。

高峡出平湖,水深凭鱼跃。出生在孔雀村的高春华,自小就在黑惠江边生活。年幼时,他经常与伙伴到黑惠江边玩耍。大学毕业后,他在昆明从事过与计算机有关的行业,后来,做起了小湾公司渔业的昆明代理。2013年8月,他回乡考察,发现这里的水质好,养出来的鱼品质有保证,便回到家乡开始发展养鱼业。2015年4月,他与另一名股东成立了南涧孔雀渡休闲渔业有限公司,主营自驾休闲垂钓、库区水上观光旅游等。

时间进入到2018年。这一年的11月初,南涧县澜沧江孔雀渡首届全国垂钓公开赛在孔雀渡举行。参加比赛的48支参赛队分别来自湖南、四川、广西等省市。荣获那次垂钓比赛“单尾鱼王”的褚先生说,他来孔雀渡垂钓已有好几年了。前些年,他经常开车到其他地方找钓场垂钓。几年前,第一次

来孔雀渡垂钓,看到这里山清水秀,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好客、服务周到,从此,孔雀渡就成了他的“专门钓场”。像褚先生这样的钓友很多,来一次就喜欢上这里,喜欢了便经常来,且一来就是几天。

当然,要做大一个地方的旅游,单一地搞一个“基地”是远远不够的,它还需要多元化开发,让游客有多种体验。高春华深谙此理,因此,除了加大垂钓基地建设外,他还与村民组建了大瓦房农业综合开发专业合作社,将休闲娱乐、住宿、餐饮与垂钓有机结合起来,不断激活乡村劳务、养殖、种植等行业,如今,在孔雀渡周边的村落,已有沃柑、软籽石榴、香蕉等热带水果在广泛种植。

几年来,南涧县也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,随着中华线21.5公里油路与岔小线至江边孔雀渡码头25公里油路的相继投入使用,到孔雀渡的交通条件得到了不断改善,到2019年底,南涧县城到孔雀渡的城乡客运开通了,此线路覆盖了南涧县碧溪乡六个行政村及黑惠江对面的凤庆县,给碧溪乡、凤庆

县新华乡、诗礼乡等地群众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,也为广大旅游爱好者和钓友们前来孔雀渡游玩、垂钓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。

2023年8月间,我再次到孔雀渡。这次前去,是为了10月底将在这里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垂钓大赛拍摄素材。当日,高春华带我们参观了正在装修的孔雀渡路亚酒店。这个酒店有18个房间,可以容纳30位客人。我看到,房前有一块露台,是客人们观景、品茗的场地。高春华说,公司从2021年开始,每年都增加10个钓棚,这些钓棚比之前要大很多,一个钓棚达到100多平方米,可住6到9人。经过几年的发展,目前已有垂钓棚70个,棚上床位600多个,1艘60客位的旅游船,快艇、机动铁船共计20艘,路亚酒店、水上超市、办公接待棚、岸上餐厅一应俱全。

孔雀渡,这个古老的渡口,在历史的变迁中华丽转身,成为垂钓胜地,吸引着众多钓友和旅游者来到这里。我们期待着,它的变迁,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奇。



雨天小憩,品“绍道兆”里的人生哲理



□ 韩丹 文 / 图

说起大理,你会想到什么?是万里无云的晴空万里,还是湛蓝清澈的洱海,抑或是高耸入云的苍山?可若是阴雨连绵的大理,还有着一样的吸引力吗?既然天气无法改变,不如换个方式游大理。在森林小院,品茶、观雨,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方式,若一茶能品多味,更是独特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白族三道茶,想必是最佳的选择。

寻味大理:三道茶的历史故事

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三道茶是大理白族人民的一种茶文化,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。早在南诏时期即作为南诏王招待各国使臣的饮茶礼,是对宾客的最高礼遇。后来,三道茶开始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的大户人家。最初专供长辈60岁生日时在寿宴上饮用,以祝老人吉祥,再后流传到民间,保留并发展延续至今。

据唐樊绰《蛮书》记载,白族的先民有“以椒、姜、桂和煮而饮之”的饮茶习惯,逢年过节、宾客临门,都要饮“绍道兆”(白族话中“三道茶”的发音)。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游记中记录到“注茶为玩,初清茶,中盐茶,次蜜茶”。

世代相传的不仅是三道茶,还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。相传,苍山脚下一位技艺精湛的老木匠,带了很多年徒弟却不肯让他出师。一天,老木匠对徒弟说:“只会学雕刻不算真本事,能独自锯倒大树制成桌子扛回家才算出师。”徒弟不服气,跟着上山锯大栗栗树,还没锯倒树木时就已口干舌燥,恳求下山取水却被拒。傍晚时分,他口渴难耐便随手抓树叶咀嚼解渴,直呼苦涩,师父这时才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要学好手艺,不先吃点苦头怎行啊?”待板子锯好,徒弟累倒,师父从怀里取出一块红糖递给徒弟,郑重地说:“这叫先苦后甜!”徒弟出师分别时,师父让他喝蜂蜜花椒叶茶,徒弟感慨“甜、苦、麻、辣,什么味都有”,师父笑言这与学艺做人道理相通。从此,白族三道茶成为教导晚辈的礼俗,后逐渐用于喜庆迎客、长辈告诫晚辈等场合。

一味一哲理:茶中品百态人生

作为白族人民在节日喜庆、迎宾客时的礼仪,三道茶往往由主人家亲自熬制——在火盆上支起三脚架,煨上水壶,开始烹茶待客。白族三道茶,顾名思义,

义,由三道茶组成——头道苦茶、二道甜茶、三道回味茶,“一苦、二甜、三回味”就是三道茶的特点。

第一道苦茶,又名“雷响茶”。先将空茶罐烘热,放入苍山绿茶,边烘烤边抖动。直至茶叶微黄并散发出香味,便倒入微量沸水,此时茶罐中会发出隆隆之声,犹如惊天雷响,故而得名“雷响茶”。又因烘烤时不停抖动上百次,所以也被称为“百抖茶”。苍山绿茶味道甘苦,暗合人的一生经历的诸多波折终会结束,意含“苦尽”。第二道“甘来”甜茶。将刨成薄片的核桃仁、切成细丝的邓川乳扇和古法熬制的红糖放入雷响茶中便可饮用。红糖将苍山绿茶的苦调整为甘甜,乳扇的加入使得其味道更添一份奶香,增加“甘来”的韵味。第三道回味茶。把蜂蜜少许花椒、桂皮放入盅内,沏上茶水,边晃边饮用,集“甜、麻、辣、苦”为一体,寓意人到老年时对一生的回味。

器皿大小也有着美好的祝愿。“苦尽”用最小的茶杯,暗含着年少时期长辈作为一片天,让我们吃最少的苦;“甘来”则用碗盛,寓意着中年时期苦尽甘来后要多吃“甜头”;“福生”则说明年老之后要多享福,幸福满满地过完余生。三道茶,三种口味,三种器皿,先苦后甜,使人联想到人生之旅,并在品尝之后悟出“一苦、二甜、三回味”的人生哲理,也体现了白族人民乐观、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守护传承:与非遗茶文化对话

在凤阳邑茶马古道上,静悄悄地坐落着一个茶室——白族三道茶活态体验馆。这个由白族三道茶省级非遗传承人董丽建立的茶室,成了品尝、学习白族三道茶的“宝藏库”。

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,董丽的严格要求使得学徒们更加用心地对待这项非遗文化。在董丽看来,三道茶作为祖先留下来的智慧结晶,她有必要将这种文化传承下去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民族文化感兴趣,使得董丽对三道茶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在雨幕中稍作停歇,借由白族三道茶,从苦茶的醇厚,到甜茶的甘美,再到回味茶的复杂滋味,如同经历了一场人生的缩影。这不仅是一次味蕾上的享受,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。白族三道茶,作为大理的文化瑰宝,承载着白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情感寄托。

细细品味一番,恍然发现,雾散了,雨停了。

史海钩沉

功果桥往事

□ 黄忠

盛夏未央,暑气逼人。五月的云岭大地,山花烂漫,林木苍翠,因参加“寻迹滇缅”文化采风活动,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开始集结,向着共同的目标功果桥出发。车队在泚江峡谷的褶皱里蜿蜒穿行,车身颠簸得厉害,不时尘土飞扬,往事如烟,轻轻拍打着记忆的堤岸,像雾、像雨、又像风。历经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终于抵达目的地,我迫不及待地下车,想走进他,了解他,赓续他……

功果桥就在眼前,拾级而上,一株火红的三角梅映衬着“边陲”西进部队功果桥战斗遗址的纪念碑,犹如谱写的一首英雄赞歌,诉说着曾经发生的战斗故事。沧桑而雄伟的老桥头矗立在山坡上,就像一块历史的丰碑,静静地诉说着江水,诉说着那段铁血往事。随着张大哥的介绍,一幅幅画面逐渐清晰起来,一段段历史慢慢浮现出来,变得可及可感可触……

在功果桥之前,1917年,云龙宝丰人董坊为打通西南的盐业通道,筹建铁链吊桥供人马通行,称为“青云桥”,并赋《始建功果桥序》。抗战期间,为抢修滇缅公路,便在泚江汇入澜沧江入口以下数百米处,修建钢索吊桥,桥台和桥塔为石砌,塔为拱形门式,高8米,两岸塔距88.55米,吊杆为圆钢,纵

横梁,桥面宽3米,桥面均为木板,可通过载重5吨的汽车。工程于1938年3月1日开工,6月9日正式通车。此桥边有一个小村子,叫功果村,故被称为“功果桥”。

功果桥通车后,根据战争物资运输的需要,决定在功果桥上游700米处,新建一座备用桥。该桥于1939年3月开工,1940年11月4日建成通车,称“功果新桥”,而下游老桥则叫“功果老桥”,两座吊桥互为姊妹桥,相得益彰,互相替补。但新桥仅通车40天,12月14日便被日军飞机炸断上游钢索19根,加劲桁构及桥面坠入江中。1941年3月3日重新修复通行,因材料不足,修复后没有加劲桁构,而是柔性吊桥,上游主索只有10根,下游主索仍保留原有的19根。横纵梁及桥面均为木料,塔距135米,载重10吨。1940年10月29日,工程师钱昌淦因公由重庆飞往昆明途中飞机失事,不幸遇难,为纪念这座桥的设计师钱昌淦,将功果新桥改名为“昌淦桥”。

昌淦桥通车后,1940年10月18日至次年2月17日,日军出动飞机242架次,16次投弹数千枚,对昌淦桥、功果老桥进行狂轰滥炸,我方军民昼夜奋力抢修。最多的一次,日本侵略者同时出动飞机20多架次,两座桥梁相继被炸断。短期内难以修复,两岸军民便用油桶搭

建浮桥,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。同时,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修复了昌淦桥,滇缅公路被誉为“炸不断的运输线”。功果老桥被炸断后,没有再修复,因两桥相距不远,人们习惯将昌淦桥称为功果桥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战火纷飞的岁月早已远去,如今,功果老桥只剩下弹痕累累的桥墩,屹立在江边,讲述着激烈而英勇的往事。2010年,随着电站的开发建设,汹涌的澜沧江一改桀骜不驯的野性,呈现出“高峡出平湖”的美景。昌淦桥也结束了历史使命,被整体搬迁至云龙县宝丰乡境内,列为文物保护单位,受到重点保护。

离开功果桥,我们继续前行,踏上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,聆听南桥机工的故事。抬头是悬崖峭壁,俯视为滚滚江水,可知当年民工修路的艰辛。从小就听奶奶说,背着口粮去大栗树挖公路的故事。据《云龙县志》记载,因抗日战争需要,民国26年(1937年)云南省政府通令,修筑滇缅公路西段,云龙修筑任务为57公里,从黑羊箐口与永平交界起,至坡脚河口与保山界止。先期征集民工3000余人,自带口粮、工具,参加修路,后来增加到10000人,每天出工人数在1500人左右。全县几乎每户出工一人,从表村到功果、白石到下沙坝,要走三天路,一人出工修路,一人专门送

随手拍

绿美茶园

拍摄时间:5月10日 拍摄地点:巍山县青华乡普民村吉立茶园 作者:张树祿